

砚 鉴

——中国砚台用材赏鉴

李 尧 编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三晋出版社

砚 堂

——中国砚台用材赏鉴

李 尧 编著

● 直 实 未 识
径 物 识 者
通 为 者 印
幽 鉴 识 证



三 晋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砚 鉴 / 李尧编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11.4
ISBN 978-7-5457-0357-3

I. ①砚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砚—鉴赏—中国
IV. ①TS951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60127号

砚 鉴——中国砚台用材赏鉴

编 著: 李 尧

责任编辑: 张继红

助理编辑: 赵亮亮

出版统筹: 原 晋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 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 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数: 1-5000册

版 次: 2011年9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9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357-3

定 价: 8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◎ 概述 ◎

一 壶

砚的出现，根据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的发现，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宋代苏易简《砚谱》载：“黄帝得玉一纽，治为墨海，其上篆文曰‘帝鸿氏之研’。”1979年，在陕西临潼姜寨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带盖的石质研磨器，还配有研磨棒和几块黑色的氧化锰颜料，可谓砚的雏形。黄帝时代，距今大约5500年。姜寨遗址处于仰韶文化初期的文化层面，距今也超过5000年了。

砚的材质种类很多，有石、澄泥、陶、瓷、砖、瓦（包括瓦当）、缸、三彩、紫砂、竹、木、翡翠、软玉、水晶、玛瑙、青金石、汉白玉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、景泰蓝、象牙、骨、蚌壳、漆砂、料器甚至橡胶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也有用古代残碑来做砚的。此外，在古籍文献中，还记载了一些十分奇特的砚材。例如《续博物志》载：“李司徒勉在汴州得异骨一节，可为砚，云在南海时，有远方客所赠，云是蜈蚣脊骨。”苏辙《缸砚赋》序中有用破酿酒缸制砚的记载：“先蜀之老有姓滕者，能以药煮瓦石，使软可割如土，尝以破酿酒缸为砚，极美。蜀人往往得之，以为异物。余兄子瞻尝游益州，有以其一遗之。子瞻以授余，因为之赋。”在各种砚材中，石头是贯穿始终的主要品种，石砚的数量最多，这在《说文解字》“砚，石滑也”的解释中也能够得到印证。

根据传说，在晋以前，甚至更早，某些材质较好的砚石品种就已经出现了。例如：易水砚相传始于战国，盛于唐、宋，为中国制砚之鼻祖，素有“南端北易”之称。河南方城黄石砚有始于汉代的说法，至唐、宋时日盛，河南济源盘谷砚更有出土的汉代石砚实物。传说在三国时代，灵岩山就已经有人采石制砚，即螻村砚。后因孙权在灵岩山为其母营造陵墓，封禁采石，匠人移至灵岩山以西的汉代朱买臣藏书之地重操旧业，推动形成了后来的藏书乡。在所有的

传说中，贵州思砚出现的时间最早，据称思砚曾经在4000多年前，被帝喾时代的八大才子之一季仲使用过。当然，传说并不是信史。但即使这些传说都是真实的，相信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，例如交通不便、信息不畅以及产量不多等原因，这样少量的几种砚石，在当时也难以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。事实上，从新石器时代到魏、晋、南北朝，用来制砚的石材多为卵石、砂石、青石、汉白玉、石灰石等普通的石头，多是就地取材，石质粗糙或者偏软、偏硬。赵汝珍《古玩指南》将那时的情况概括为：“所用以制砚者，均系普通之石片，质地既不佳妙，做工亦不精良。既不如瓦砚之适用，又不如瓦砚之美观。”自汉至唐，陶、瓷、瓦以及其它的非石质砚材品种，其数量是相当多的。清代吕留良所著《天盖楼砚述》中称：“唐以前无石砚，多瓦砚。”吕晚村的这一说法虽然并不准确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唐代以前，砚石并不是主要砚材的事实。在很多地方，现在仍将砚台称为“砚瓦”，这一称谓或许正是瓦砚曾经普遍使用的一种反映吧。

石砚的广泛应用，始于隋、唐。这一时期，由于制墨技术的发展，墨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，进而也提高了对砚的要求。同时，在各地先后发现了许多优秀的砚石品种，例如端、歙、洮河以及红丝等等。清代计楠《石隐砚谈》载：“东坡云，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三世。”《新安志》载：“龙尾山在婺源东南，开元中，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，见迭石莹洁，携归刊成砚，温润过端溪，持献令，令访匠琢为砚。”唐代柳公权在《论砚》中说：“蓄砚以青州第一，绛州次之，后始重端、歙、临洮。”可见洮砚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并且闻名于世了。从此，用于制砚的石材渐渐不再是普通的、随意捡选的石头，而是适于研磨墨锭的砚石，并逐渐成为砚材中最主要的品种。“宋时瓦砚虽尚通用，终以优劣所在，此后于无形中遂完全为石砚所排斥。”这种情况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根据资料显示，砚石在广东、江西、甘肃、宁夏、吉林、辽宁、四川、江苏、北京、河北、浙江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安徽、福建、广西、贵州、海南、湖北、湖南、云南、台湾等二十几个省、市均有出产，有记载的砚石品种达200余种。事实上，这些只是全国性的著名砚种以及地方名砚，还有一些就地取材、只限于本地使用的

砚石，材质不佳，也没有名气，并不在统计之列，所以砚石的品种应当比文献所记载得更为丰富。

砚的名称，有的以砚石产地命名，如端砚因砚石产于端州而得名，歙砚因石出歙州而得名，山东所出砚石制成的砚统称鲁砚，砣矶砚因石出于砣矶岛而得名。有的以产地的河流命名，如洮砚因洮河而得名，松花砚因产地位于松花江流域得名。有的以产石之山命名，如贺兰砚因石出贺兰山而得名，五台砚因砚石出于五台山而得名，尼山砚因石出于孔子故里的尼山而得名。有的以砚石的特征命名，如绿端、白端是因砚石颜色而得名，金星石因石中含有金星得名，燕子石因石中含有三叶虫化石，形如飞翔的燕子而得名，红丝石因石纹为红、黄色的盘旋状丝纹得名，紫袍玉带砚因在紫色的砚石中有浅色的条带围绕而得名，玉山罗纹砚因其罗纹石品而得名。还有一些例如乐石，是因为敲击发出的石声清越而得名。此外，很多品种还不止有一个名字，例如蠓村砚又称为太湖石砚、灵岩石砚、苏州砚、漱江石砚、吴县澄泥砚、藏书砚等。而有些名称，则有着更为重要的含义。在四大名砚中，歙砚的名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，但近年来“龙尾砚”的名称越来越受到强调和关注。这是因为歙砚石不仅包括产于江西婺源的龙尾石，还包括安徽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等县境内出产的诸如歙青、歙红、大谷运、紫云石等很多砚石品种，而这些砚石的品质与龙尾石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可以说，“龙尾石”这一名称的意义，不仅是为了标明砚石的产地，更在于强调与其他歙砚石种在品质上的高下不同。

砚石多产于山中，其中不少临近江河、溪流，有的矿脉一直延伸到江河水面之下。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载：“除端、歙二石外，惟洮河绿石，北方最贵重，绿如蓝，润如玉，发墨不减端溪下岩。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，非人力所致，得之为无价之宝。”砚石也有产在海岛上的，如山东的田横石、砣矶石。砚石坑有山坑、水坑之分，水坑砚石因常年浸泡于水中，较之山坑更为细腻、幼嫩和温润，例如端溪下岩石被公认为是端石中最上乘的。明代张应文《清秘藏》载：“岩中不论四时，皆为水浸，虽秋旱亦未尝涸，有泉珠散落如雨不绝。盖泉生石中，非石生泉中，润可知矣。”

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，某些砚种的砚石，由于各种原因落

入溪流、河水之中，历经千年的流水浸泡、冲刷，成为卵石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龙尾子石，《古玩指南》载：“歙石以卵石为贵。”龙尾子石产于龙尾山下的芙蓉溪中，质地上乘，有些还包裹着美丽的金皮，敲击的声音很多已经不再是龙尾石通常的金声，而是木声，有“千年金声易木声”的说法，所以很多藏家认为玩子石是龙尾石收藏的最高境界。在这一点上，龙尾子石与和田籽玉颇有类似之处。而台湾的螺溪石本身就是出产于螺溪即浊水溪的溪水之中，没有山坑。

端砚中也有子石的概念，但与龙尾子石并不相同。欧阳修《砚谱》载：“端石出端溪，色理莹润，本以子石为上。子石者，在大石中生，盖精石也。而流俗传说，遂以紫石为上。”《端研谱》载：“岩石有黄膘胞络，凿去方见砚材，所谓子石。”《苏谱》载：“工识石理，凿窟自然有子石。”《唐录》载：“山有自然圆石，剖其璞得焉，谓之子石。”从这些叙述来看，端砚子石并不是水中的卵石，而是生在石头里面的，是石中之石。对端砚子石的这种说法，米芾经过实地的走访、调查和分析、判断，提出了质疑，予以否定。他在《砚史》中写道：“遍询石工，云子石未尝有，其在岩中，实于大石版上凿，岂有中包一子者……所谓石子，世因讹为子石……于理必不于大石中心复生卵石也。”清代施闰章经过对不同观点的对比和分析，在其《砚林拾遗》中表示同意米芾的观点：“余案米说良胜……岩石凿去黄膘胞络，方见砚材，是为子石，亦似非。”在文献中，我们确实能够看到米芾所说的将“石子”讹为“子石”的情况。明代沈德符所著的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顷己亥岁，粤东珠池内臣李凤始命昼人以余技试之下岩，皮囊绞水穷日夜，久之始见，则皆如玉璞，膘裹络包，中含奇质，斫之才得砚材，丰臆细润，有目所未睹。始知古之所谓子石，非紫石也。所得凡百枚……慈师分得数十只，归以饷所厚宰官。”一次采石就能得到上百枚端砚老坑子石，令人匪夷所思，恐怕确乎不是子石，而是石子。在诸多文献之中，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曾经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地质学、于1922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、1949年后曾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、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的章鸿钊先生在其所著《石雅》一书中，为端砚子石是石中之石的说法提供

了地质学方面的根据：“端石佳者似出砾岩 (Conglomerate) 或角砾岩 (Breccia) 中，砾岩俗亦称母子石，意子石在岩中，一如子在母怀中也。”但无论如何，从实际情况看，旧端砚中称为子石的实例极为罕见，而且是否真的石中之石，也不得而知。另外，还有一说法称端砚老坑子石也是溪中卵石，是从端溪上游被溪水冲刷下来的。事实上，老坑位于端溪下游，砚石如何能先跑到上游，然后再被溪水冲下来呢？可见此说当属穿凿附会之论。所以，端砚子石特别是老坑子石，究竟是确有其物，或者仅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现在还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，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。

出产砚石的矿洞，一般叫做砚坑，洮砚则称为窟，也有叫做采石点的。还听到过这样的说法：凡砚石矿洞横向挖掘形成的通道叫洞、窟，纵向挖掘形成的通道叫坑。很多砚坑往往直接以坑来命名，例如端砚的老坑、麻子坑、将军坑，龙尾砚的眉子坑、金星坑等。也有的称为岩，例如端砚的坑仔岩、朝天岩。也有的叫洞，如端砚老坑中的大西洞、水归洞。以开采先后区分，有旧坑、新坑之称。有些以开采的年代命名，如宋坑、宣德岩等。有些砚种的老坑并不只有一个坑口，例如龙尾砚的老坑就有四个，为罗纹坑、眉子坑、金星坑和水舷坑。有的坑洞是以主持开采者或者坑口发现者的姓名命名的，如吴兰修坑、张坑、杨公坑、麻子坑等。麻子坑是乾隆年间的一名陈姓矿工发现的，因为他脸上长满麻子，故称为麻子坑。

不同的砚坑所出产的砚石品质高下不同，一般来说，老坑的品质要优于其它坑口。端砚老坑的品质最佳，在上三岩——老坑、坑仔岩和麻子坑中，坑仔岩和麻子坑要逊于老坑，但优于其它坑口。宋代叶樾《端溪砚谱》中说：“大抵石以下岩为上，中岩、龙岩、半边山诸岩次之，上岩又次之，蚌坑最下。”龙尾砚中四老坑最佳。洮砚中以喇嘛崖石为最佳。但这只是总体而言，“石之优劣，并不止于一窟一孔”，并不能将坑口作为判断砚石品质的唯一标准。老坑不一定每块石头都好，其他坑口也有上佳之石，也不能说水坑之石就一定都比山坑或者旱坑的好、子石就一定都优于坑洞中所出之石，每个坑口的砚石都是有高下优劣的。

很多砚石的开采十分艰难。最著名的端砚老坑，由于石脉蜿蜒深入西江水道之底，洞口低于西江水位，常年被水所淹，根据刘演

良先生《端砚全书》中的介绍，一般在十一二月枯水季节时进行排水、清理软泥石屑、修理石道、整治工作面防止塌方，然后才能采石。大约到翌年五月，当地人称“龙舟水”到来的时候，西江水位上涨，就不能开采了。所以老坑采石的时间，每年基本上只有三到五个月。以前，洞中的开采条件很差，阴冷潮湿，漆黑狭窄，仅能容一人侧身进入，还经常塌方。采石者裸身入洞，只依靠铁钎手工凿壁取石。苏东坡《端溪铭》中的名句“千夫挽纆，百夫运斤；篝火下继，以出斯珍”正是端砚开采之艰难的生动写照。清代方勿庵更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端州砚出端溪水，匠人入水伐山髓；蛇行匍伏舍牙间，性命轻损毫发比。”

再如贵州名砚思州砚的采石，难度也很大。据清代檀萃《楚庭稗珠录》记载：“金星石，出思州星石潭中，砚材取之颇难。水洞涡旋，湾环黯黩。逮於潭底，星光灿烂，倒影反射，洞壁通明。必善设者，腰斧凿而下，与泪俱入，与涌而出。又能如泉客鲛人，水居不畏，真人之息，机发於踵，而后任此役矣。”采石之艰难危险，可见一斑，读之令人叹息不已。

由于砚石多出产于山中，不仅开采艰难，即便是把采得的砚石运回来，也十分不易。喇嘛崖、水泉湾等洮河石的主要砚窟，都是位于高山、悬崖之上，山势险峻，十分陡峭。把砚石运出来，需要走很远的山路，而且崎岖难行，有些地方的坡度竟达七八十度，脚下则是大大小小的碎石，就连行走都十分不易，石工们还要背负着沉重的砚石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洮砚挣命出山”。应该讲，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。正如前面所介绍过的，不仅洮砚如此，在其它砚种中也并不少见。端砚的古籍文献对于采石中发生的伤亡事故，屡有记载。历史上的多次开采，都是由于出现塌方，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事故而被迫中途放弃的。可以说，石工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和汗水甚至生命的代价，才使一方方美丽的砚石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因此，古往今来的采石工人们，有充分的理由得到人们的尊敬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砚坑的开采都很困难，有些是露天开采，例如宋坑的某些坑口，采石相对来讲要容易得多。吴鸿祥先生在《认识端砚》中指出了这样的现象：“奇怪的是，凡露天开采或

容易开采的坑口，其石质都不如开采困难的三大名坑来得细润，石品花纹也逊色很多。”这确实很有意思，吴先生认为这是造物主设计的“均衡原理”，“它因华美绚丽而含蓄，它因珍贵而深藏。”颇具哲理。

在古代，有些砚坑的洞口旁边立有石碑，有些地方的砚石在开采之前，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。以思砚为例，在采石前必须按照传统习俗备好香烛，杀猪宰羊作供品，祭祀河神、五方龙神与山神，祈祷平安。康熙年间，思州知府陆世楷有诗云：“年逢长夏水正涸，深潭斧凿应易施。具舟命匠往探取，割牲从俗先致词。”洮河石的开采，也有类似的情况。在喇嘛崖砚窟旁有喇嘛谷碑，采石前必须以羊祭祀，祈求神明准许开采。据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祭祀，不仅采不出好石，石工还有可能遭遇不幸，而且当地还会遭受冰雹之灾。因此，当地百姓不但自己不敢有丝毫违背，还主动地严格限制外人开采石料。端砚的坑仔岩旧洞口旁立有一块石碑，碑上字迹已经斑驳不全，可辨的有“坑土地之神”五个字。刘演良先生认为“坑”字之上很可能是“砚”字，石碑全文应为“砚坑土地之神”。

一些著名的砚石品种，受到皇室的重视，往往被列为贡品，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也都极为推崇，其开采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的控制。

端砚从唐代起就是贡品，《古玩指南》载：“在唐、宋时，政府设砚务官驻守。每年责令贡砚若干，满贡数则封穴，人民毋得盗采……元则禁闭，不准采伐。”到明代，朝廷派太监监督开坑和封坑。永乐年间（1403—1424）开采过一次，但很快就封闭了。宣德六年（1431），刘铭、栗友、玉英、玉莹等奉诏重开水岩。成化年间又有一次开采，继而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太监李敬再开水岩，但都是采后即封。高兆《端溪砚石考》载：“把总一员，专辖守坑，律令盗坑石比窃盗论”，水岩成为了皇家专用砚坑。崇祯末年，熊文灿“私行采盗，火夜加工，只求得石，不计毁坑，故所得之石驾宋坑之上，谓之熊坑。”清代朝廷也同样严格管制，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），因三藩之乱，无暇顾及，一段时间曾“不施禁令”。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5），吴淞岩、杨景素两人主持开采，采得的砚石质量极佳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再次开采老坑，并

刻有石碑记述其事，“产石甚多，佳者亦不少”，有张坑之称。

洮河石则是处于当地土司的控制之下。据韩军一《甘肃洮砚志》载：“洮砚崖石，现仍归卓尼土司官衙门管理，禁人毋得私取。”“他山之石，迄无采取之禁。惟喇嘛崖石，由洮岷路巡防司令部派人保护，非经土司证明许可，无论何人，皆不得随便入窟凿取一石。即洮州砚工，亦不能任己之欲，擅自崖上搯石也。”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松花石。松花石在清代以前主要用于磨刀，后被康熙皇帝在东巡吉林时发现，“赏识甚佳，创自圣心，命工创制为砚”。《西清砚谱》载：“松花石出自混同江边砥石山，绿色、光滑、细腻，品埒端歛。自明以前无有取为砚材者，故砚谱皆未入载。我朝发祥东土，扶輿磅礴之气，应候而显，故地不爱宝，以翊文明之运。自康熙年至今，取为砚材，以进御者。”清廷认为松花石是大清王朝龙兴发祥之地的圣物，故将产地封锁，并秘而不宣，所采砚石专供皇室制砚之用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专用砚，身份十分贵重，因此松花砚在民间流传很少。直至1979年，松花砚采石场遗迹才被找到。松花石的颜色也很丰富，除绿色之外，还有紫色、白色等。并有一种黄色的木纹石，经常被用来制作砚盒，独具特色。

其实，并非只有松花石曾经用于磨刀。台湾螺溪石本身就是很好的磨刀石，位列四大名砚之一的洮砚石，也曾经充作砥砺，“士兵佩之以利剑矛”。《山海经卷二·西山经》中载：“西南三百六十里，曰崦嵫之山，其上多丹木，其叶如穀，其实大如瓜，赤符而黑理，食之已瘵，可以御火。其阳多龟，其阴多玉。苕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海，其中多砥砺”，说的就是洮河石。在《山海经》这样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古老文献中，提到了洮河石，不由得使人对这种美丽的石头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觉。至于其它砚石是否也曾为砥砺，笔者没有做过更多的考证，但相信这不会是极其个别的现象。研墨的砚石还曾经磨砺宝剑，每念及此，总会感到笔墨之中平添出一股雄强之气。黄庭坚有诗云：“久闻岷石鸭头绿，可磨桂溪龙文刀。莫嫌文吏不知武，要试饱霜秋兔毫。”

除中国外，朝鲜半岛和日本、越南也出产砚石。

朝鲜半岛出产的砚石，在米芾《砚史》和高似孙《砚笈》中都有记载，被称为高丽砚。朝鲜砚石有渭原石、忠南的蓝浦石、庆北

的高丽石、金北的高敞石、忠北的镇川石、平南的大同江石等。渭原临近鸭绿江，渭原石与松花石、辽砚石属于同一矿脉，有赤紫色、绿色、赤紫色与绿色相间三个品种。赤紫色石中带有青斑，颜色接近本溪桥头石，但石质稍逊。米芾《砚史》中评价高丽砚：“理密，坚有声，发墨，色青间白，有金星随横纹密成列，用久乏。”

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，日本早在奈良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砚的使用，那时日本与同时代的中国唐朝一样，也是以陶砚为主，日本的考古发掘未见这一时期的石砚出土，而找到的生产陶砚的窑址竟多达150余处。公元9世纪，日本出现了石砚。成书于1795年的日本《和汉砚谱》一书，是介绍日本砚石较为全面的文献。根据资料，日本的砚石有几十种，例如：岩手县东磐井郡东山町的紫云石，也称为正法寺石、夏山石、荻生石等。石材富含绿色的辉绿凝灰岩，颜色赤紫，有紫云状纹理，内含白色的豆斑纹；宫城县桃城郡雄胜町的玄昌石，也称为雄胜石、浪板石。黑色，有缟状纹理，被称为玄昌石浪板纹。玄昌石是日本产量最大的砚石，占全日本砚石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；茨城县的小久慈石和久慈黑石。小久慈石也称大子石，石色浅黑，上有斑点。久慈黑石为黑色，石中有银色条纹；山梨县南巨摩郡早川町的雨畑石，也叫雨端石。黑色，有缟状丝绢纹，间有白色的斑点或银色的条纹，雨端石中红色的石头称作雨畑赤间石，历史悠久，用于制砚始于武田信玄时期；山口县的赤间石、华山石。赤间石颜色有紫中带青色的，有赤紫色的，赤紫色的赤间石，有日本紫端之称，在市场上偶尔也能见到赤间石的旧砚，有的上面还刻有“赤间关”的铭文；高知县的坂本石、土佐石和仓龙石。土佐石是产于海中的砚石；秋田县的小又白丝石。砚石中有白细丝状的筋纹，也叫小又川石、小股白线石；栃木县足利市松田町的松溪石。黑色，石中有缟状的丝绢纹；福井县小滨市新保的红梅石，也叫凤足石、官川石。石色有暗红、暗绿两种颜色，有黑色的斑点；此外还有长野县的龙溪石、爱知县的凤鸣石和金凤石、福井县的官川石、滋贺县的高岛石、京都府的岩王寺石和八木石、京都市北山的砚石和西山的砥石、奈良县的紫金石、和歌山·三重县的那智黑石、冈山县的高田石、新潟县的上早川大谷石、福冈县的门司石（田野浦石）、大积石、葡萄石和梅花石、宫崎县的赤溪石、

长崎县的若田石、熊本县的龙眼石、鹿儿岛的冷泉石和浅见石等。日本砚石，无论是石质还是石品，都不及中国出产的砚石。关于日本砚，在邓之诚《古董琐记全编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通州福山有日本石砚，发于墙壁，相传倭寇压船来者，质坚细致发墨，有黄、紫、黑三种，莫名何石。”以砚充作压船石，可见日本砚在当时也并不名贵。

从以上的产地来看，已知的砚石都出产在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，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都使用毛笔和墨，存在对砚石的普遍需求。不能说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没有有符合砚石标准的石头，只是由于他们并不用砚，因此没有被作为砚石而发现和认识。

砚石所以能够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砚材，是因为与其它砚材和石材相比，具有很多优点。

首先，砚石下墨速度快，且研得的墨汁细腻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快与细是一对矛盾，研磨的速度快，则研得墨汁的颗粒易粗；研得颗粒细的，下墨速度就慢。而砚石由于其结构、成份等原因，恰恰能够做到既快又细，将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。《负暄野录》载：“砚贵细而润，然细多不发墨（这里指下墨），惟细而微有铤锷，方其受墨时，所谓如热熨斗上煽蜡，不闻其声而相粘滞者，斯为上矣。”

第二，砚石具有发墨的功能。《清秘藏》载：“发墨谓磨不滑，停墨良久，墨汁发光如油如漆，明亮照人。此非墨能如是，乃砚使之然也。”中国的书法、绘画对于用墨是非常考究的，在研墨的过程中，通过墨锭与砚石、水的研磨，以及优秀砚石中一些成分的渗入，使研出的墨汁能够充分地表现墨分五色、变化万端、富有神采和韵味的特点和要求。有观点认为，墨汁是由一个个微小颗粒组成的，颗粒外面是一层坚硬的外壳。用砚石研墨，可以有效地将这层外壳切开，使墨的成分与水充分融合，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墨的神采。砚石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优点，是由于砚石的矿物成分主要有泥质、云母、白云石、石英、方解石、岩屑、金属矿物、火山尘、炭质、粘土矿等等。对于下墨、发墨而言，砚石中的云母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同时云母还具有护毫的功能。

第三，砚石质地致密，细腻滋润，手感柔嫩，吸水率低，可以呵气成水，而且不吸水，贮水不耗。砚石的主要矿物粒度均在

0.01~0.048毫米之间，胶合物质主要是粘土，具有层理构造，其结构为鳞片结构。这些鳞片结构的矿物质在紧压过程中平行排列，故有致密不透水的特点。

第四，砚石硬度略高于墨锭，既下墨耐磨，又不顽滑拒墨。

第五，砚石石色美丽、石品纹理丰富多彩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。如端砚的鱼脑冻、蕉叶白、天青、石眼、冰纹、火捺，歙砚的罗纹、眉子、金星、金晕、鱼子等都是著名的石品。

除此之外，有些砚石还有冬天不冻的传说。例如徐公砚，据传在唐代时，山东一位姓徐的穷秀才赶考，夜宿荒野，捡了块石头当枕头。早晨醒来看到这块石头还比较平整细腻，就随身携带当作砚台。考试时天气十分寒冷，其他举子的砚都滴水成冰，无法研墨写字，唯独徐秀才的这块野石头不但没有冻上，反而非常温润，研起来下墨如飞、发墨如油，徐秀才得以顺利完成文章并得中。因此，后来就把这种砚称为“徐公砚”。端砚、松花砚等也有类似的传说。但究竟如何，笔者未曾实践，对其机理也未得其解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。

砚石的岩石类型主要是沉积岩和变质岩，可分为泥岩、板岩、砂岩、千枚岩、灰岩和大理岩等。例如端砚属于泥质硅酸盐，歙砚是板岩硅酸岩，松花砚是细晶石灰岩，红丝石为微晶灰岩。砚石分属不同的岩石种类，这对于不同砚石品种的雕刻风格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龙尾砚石属于板岩，因此不能镂空雕刻，适合制作浅浮雕；而端石由于是泥质岩，可以制作高浮雕、镂空的作品；洮河石也非常适合高浮雕、镂空的做法，产地的制砚风格对此有着充分的体现。

砚石的颜色，称为石色。砚石有紫、黑、绿、黄、灰、白、赤、棕红等多种颜色，各种颜色又有浓淡、明暗、冷暖等变化。由于含有不同的金属等成分，造成了砚石颜色的不同和丰富的变化。有些砚石更有多种颜色共生的现象存在，绚丽多彩。例如端砚就分为紫端、绿端、白端等；歙砚除黑色外，还有微偏红色的庙前红、微偏绿色的庙前青、绿色的水心绿等；洮砚有绿色的鸭头绿、紫色的鸚鵡血、黑色的玄璞、黄色的瓜皮黄以及白色洮石；易水砚、贺兰砚等常见紫、绿色共生；盘谷砚有集红、黄、绿三色于一身的三彩石

和红绿白赭相间的云霞石；苴却石的颜色则更为丰富、鲜明，很多是几种颜色共生，五彩斑斓，美丽异常。即便是同一种颜色，在不同的砚石品种中，颜色的特点也不相同。以绿色为例，绿端的颜色类似绿豆色，而洮砚则是绿中带蓝，有绿如蓝之称。

砚石上呈现的各种花纹，称为石品。石品的形成，有以下几种原因：

砚石在形成的过程中，由于地壳的移动、震荡、沉积、滑动等，形成包括褶皱状、条带状、刷丝状、盘旋缠绕状等纹理。例如龙尾砚的罗纹、彩带、松花砚的刷丝、山东的红丝石等等。

砚石中存在着许多的岩石微分子、金属和炭等矿物成分，这些物质的聚集、分散以及不同状态的排列组合，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石品种类。例如不同形态和种类的罗纹、眉纹、鱼子纹、青花、天青等。

在地质活动过程中，有一些例如黄铁矿、白铁矿等金属物质以及其他物质，填充在砚石的裂隙中，形成金色、银色的线、晕。例如端砚的金线和冰纹、歙砚的金银线和金晕等。虢州砚还有由二氧化锰形成的树枝状纹理，称为树模石。还有些硫化物的结核，形成点状、块状、环状的金、银色斑点，例如洮砚的铜钉等。

更有一些含铁的结核，形成了美丽的石眼。有眼的砚石主要是端砚和苴却砚，但二者的形状、颜色有所不同。苴却石眼普遍要大一些；从颜色看，端砚石眼与苴却石眼相比颜色偏绿、偏黄，甚至有接近象牙色的象牙眼，很多在瞳孔周围还环绕着一圈圈的晕纹；苴却石眼则略偏蓝色，有瞳孔但少见环状的晕，与端砚石眼的区别明显。河南方城的黄石砚也有眼，很多也有瞳孔。此外有些砚种也把特定的圆形石品称为眼，如易水砚，但与端砚、苴却砚的石眼并不相同。

在砚石中还有一类特别的品种——化石，如震旦角石、燕子石、菊花石等。砚石中包裹着古生物的化石，极具观赏价值，是砚石中的奇葩。

砚石的各种石品，功能各不相同。例如端石中有些石品是有益于下墨发墨的，如青花、天青、鱼脑冻、蕉叶白等；有些对于发墨并无帮助，主要用来观赏，如石眼；而有些则属于瑕疵，如黄龙、

朱砂斑、五彩钉等。严格地说，有助于下发墨或可用于观赏的，可以称为石品；而瑕疵不能称为石品，应当称为石疵。

但石疵也不是毫无用处，有些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。例如端砚中的五彩钉，坚硬拒刀，妨碍研墨，属于石疵。但由于它是老坑所独有的，可以作为判断老坑石的重要依据。此外，作为花纹，有些石疵也有可能砚的设计创作中发挥作用，利用得好，可以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。

对砚石石质、石色、石品的欣赏，是赏砚的重要内容。古人为各种石品起了美丽动听的名字，并以优美的文字进行描述。以端砚为例，将砚石上细微的深色斑点名之为“青花”，并描写青花有如“萍藻浮动”、“波面微尘”。又如，白色的团状石品被称为“鱼脑冻”，形容为“一种生气团团圉圉，如澄潭月样”、“白如晴云，吹之欲散。松如团絮，触之欲起”。再如，白色片状略带青绿色的石品叫作“蕉叶白”，被比作初展的蕉叶，一片娇嫩，“浑成一片，净嫩如柔肌、如凝脂”。还有“如秋雨乍晴，蔚蓝无际”的“天青”。端石石品的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字还有诸如“玫瑰紫青花”、“鹅毛氎青花”、“鱼仔队青花”、“金线”、“银线”、“冰纹”、“胭脂火捺”、“翡翠”等。龙尾砚石的石种、石品也有许多十分美丽的名字，例如“青琅玕”、“雁湖眉纹”、“暴雨金星”、“水波罗纹”、“角浪罗纹”、“水浪金星”、“雨丝金星”、“龙鳞”、“玉带”、“水心绿”等等。事实上，这种对石品优美的命名，并不只是端、歙所独有，其他砚石品种也大多如此。

古人对砚石的赞美，不仅表现在石品的命名上，更体现在描写砚石的诗词、文赋以及砚铭中。著名诗人李贺在《杨生青花紫石砚歌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端州石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云。佣刊抱水含满唇，暗洒苕弘冷血痕。圆毫促短声静新，孔砚宽硕何足云。”蔡襄在描写龙尾砚的诗中写道：“玉质纯苍理致精，锋芒都尽墨无声。相如闻道还持去，肯要秦人十五城。”黄庭坚《砚山行》赞龙尾砚：“不轻不燥禀天然，重实温润如君子。日辉灿灿飞金星，碧云色夺端州紫。”苏东坡的《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》中赞美洮河石说：“洗之砺，发金铁。琢而泓，坚密泽。”冯延登《洮石砚》：“鸚鵡洲前抱石归，琢来犹自带清辉。芸窗尽日无人到，坐看玄云吐翠微。”